



新加坡这家咖啡店的小摊子上，挂着一个大牌子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“送杯咖啡温暖人心，善传千里德行天下。”

凡是有意行善者，在购买咖啡时，多付一杯咖啡的钱，摊主便会将一个圆形的小磁铁粘在板子上，那些想要喝咖啡但无法付账的人，只要把小磁铁取下，便可以换取一杯香喷喷的咖啡了。

有个年过八旬的老妪说道：“过去当清洁工，每天勉强挤出一点钱来喝杯咖啡，宠爱自己。退休之后，能省则省，现在有了这个善心计划，我又可以重品咖啡香了，真好啊！”

她的话里，满满的都是简单的快乐。

食客仅仅付出一点小钱，便可传扬善心、递送暖意，许多人都乐于为之。现在，参与善心计划的摊子已经越来越多了。推而广之，那些卖面食和卖饭菜的摊贩，也纷纷效仿，食客只要多付区区的三四元（折合人民币15至20元），便能让一个阮囊羞涩的贫寒者舒舒服服地坐下来，免费地享用一顿热腾腾的餐食了。

甲乙丙丁、子丑寅卯依样画葫芦，如此一来，积沙成塔、集腋成裘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

阿藻在超级市场当售货员，每个月都当一回善心使者——吃一碗，捐五碗。她说：“我穿过，也饿过。有一回，伫立在熟食中心的一个角落，看到桌上其他食客留下的残羹剩饭，心里的欲望像洪水，但却碍于自尊而不敢动手捡食，那种饿得头晕目眩却只能望梅止渴的苦况，像是一把刀，老在切割我的记忆。现在，很高兴能够帮助贫苦的陌生人吃一碗面。我无能行大善，只能借此聊表心意。”

往年，圣野老师除了外出，他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，一天打上五六个电话那是平常事，最多的一次居然打了二十几个电话，让我“坐立不安”。这两年，他逐步迈入百岁高龄，电话也随之多了起来，但在我家里，若是有电话铃声响起，八九不离十，是圣野老师打来的。那天上午十点多钟，我家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拿起电话一听，果然是圣野老师。

我们的通话是从他的一本《春天在家吗》儿童诗集谈起。这本书是几年前一位杂志社编辑托我帮他选编的，照理说早就该出版了，可是不知何原因，至今还未出版。圣野问：“《春天在家吗》出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应该就是这两个月吧。”圣野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春天在家吗？春天无处不在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但愿《春天在家吗》早一点来到。”

接着，我们换了一个话题。我问：“您最近好吗？在做什么事啊？”因为我前段时间从“圣野之家”微信群里，看到他暂住在二女儿一家家里，还去参观了“铁路博物馆”，他的女婿、儿童诗人陈发根为他拍了不少照片，人看上去很有精神。圣野答道：“有的老人岁数大了，就老气横秋。我觉得我精神蛮好，我永远都不会老，自己有追求，否则不写诗了，我现在还在写诗，好的、健康的儿童诗永远都不会老。我觉得，我们要有永远不老的气概。”

圣野发表一番感慨后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鲁守华名字有什么含义啊？”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，就从我理解的角度作了回答。我说：“我想有两层含义，一是守字辈，二是从字面上理解有‘守卫中华’的意思。”我们的交流稍许停顿了一下，电话那边又传来圣野的声音：“我觉得还有一层含义，可以理解

我们家庭中的成员，因为大多都是搞文艺的，所以和文联及美协的接触都比较多。其中与文联及美协家协接触最多、感情最深的，当然是我的父亲程十发。他自上海市文联和美协成立起就参与其中了。我在童年时代，就经常被父亲带去上海美协，参加各种活动。依稀记得那时美协与美术馆一同坐落在南京西路上一个的大花园中（后来好像改成了上海杂技剧场，后又造起了仙乐斯大楼）。父亲在会议室开会时，我则一个人在花园里玩耍。如果不算以后在艺术业务上工作的话，那么我与文联、美协的接触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了。后来我从师大毕业，被分配到徐汇区少年宫主管本区少年儿童美术教育工作，经常得到文联及美协的指导。在沈柔坚等前辈老师的帮助下，我学到了许多美术教育中的好经验。



行善由小处做起，只有大家量力而为，踊跃参与，行善才能逐渐地成为温暖的社会风气，最终也才有可能实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大目标。

在日本，京都某所大学附近，有家小食店“饺子王将”，在学生圈子里遐邇闻名。店长井上定博有心资助贫苦的学生，却又明确知道学生不肯、不会、不要白吃，于是，他便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——让贫苦学生以洗碗半小时来换取一顿饱餐。学生可以选择锅贴定食、汉堡排定食等等20多种美食，每客大约700日元（折合人民币45元）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饺子店里常常出现多名学生在厨房里洗碗的情景。

学生们心知肚明，店长是以“自食其力”为幌子，让他们吃得心安理得。

井上定博向记者忆述，当年20岁时，他和爱人私奔到大阪，身无分文，饿得眼前发黑，徜徉街头时，很幸运地被素不相识的善心人邀回家饱餐一顿。他们感动之余，暗下决心，他日有了能力，也要对有需要者伸出援手。日后，他成了饺子店的店长，便推出了“以洗碗换餐食”的计划。开店28年以来，受惠的学生多达9000余人。许多学生毕业以后，还一直和他保持联系。

井上定博传扬的，是另一种善念——他把玫瑰的种子分发给莘莘学子，受惠者一旦有了栽种玫瑰的庭院，便会广为栽种、处处分发，让玫瑰花香飘荡四方。

这家饺子店于2020年八月终止营业，许多人大呼可惜，然而，井上定博却清楚地知道，玫瑰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了。

为永远年轻。”

对于我的名字还有“永远年轻”的含义，我从来没有朝这方面去想，但细细一琢磨，还真有那么一层含义。比如，古法表述“华”字通“花”字。当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田野里莺飞草长、百花盛开，不难理解，鲜花盛开的时候，象征着春天的来到，而守住春天，不正是永远年轻吗？

于是，我佩服起诗人的想象力了。

我笑着说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有点这层意思呢。”圣野笑了，他说：“发扬一种‘永远不老、永远年轻’的精神十分重要，人要有目标，没有目标就会变成瞎子，稀里糊涂过日子可不行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您说得对，人是要有目标，稀里糊涂可不行。您刚才说的‘永远不老’‘永远年轻’这两个词语很好啊，你写下来发给我，我上传微信群里，传给朋友们看，让大家变得年青起来。”圣野说：“你的建议很好，我马上写。”电话即刻挂断了。

下午，圣野的女儿小宇给我发来微信，我打开手机一看，正是百岁老人圣野老师的最新题词——永远不老，永远年轻。

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我申请加入上海美协。那时正是“四人帮”刚被粉碎、百废待兴之际，文联及美协的活动开始逐步恢复完善。一天，美协举行招收新会员的评审会议，平时从不无故缺席的父亲，就是不去开会。母亲对他说：“今天要你投票，你倒不去了。”父亲笑笑，说：“让大家去评，大家接受，他就一定会评上的。”顿了一顿，又说：“我去，会影响别人的。”我想，父亲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。我要让美协接受自己，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。因此，我对文联和美协向我布置的任务，都会全力以赴，以实际行动向父亲看齐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又参加了民间艺术研究会，也给研究会的

程多多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国庆中秋八天长假，看了八天木心：随笔、小说、诗、《文学回忆录》。又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木心，于是上网淘了《读木心》《爱木心》《木心纪念专号》等几本旧书，但还是一本旧得俨然出土文物，但还是让我大喜过望，当晚就独斟独酌三两白干。如此边酌边看，边看边酌，八天看起来，彻底看成了木心的“粉丝”。

诸位当然知晓，阴差阳错也好，时来运转也好，反正我翻译的村上很受欢迎，我也因此浪得一点点浮世虚名。就有人以我为是村上君的粉丝，两人关系多么“铁”。我固然喜欢村上敬爱村上，但说实在话，谈不上多么“粉”多么“铁”。主要原因，是我担心那可能会影响我作为译者、尤其作为研究者的公允立场。次要原因呢——可别告诉我啊——是他没请我喝上几两，哪怕一两！见了两次面，有一次还是我从东京远郊尼康跑跑去城里单独见他的。满心以为他会领我去东京老字号“料亭”（日料餐馆），两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，一边跟油头粉面的艺伎眉来眼去一边喝个一醉方休。岂料从头到尾都干巴巴坐在他的事务所用日语交谈，简直成了座谈会！你想，若是村上君来青岛或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或上海作协，我们肯定呼朋唤友觥筹交错，非把哪个喝到桌子底下去不可，是吧？

这么着，我绝不是村上的粉丝，但绝对是木心的粉丝。当代读书人中，我佩服陈寅恪——教授中的教授；也佩服钱锺书——学者中的学者。但

丰子恺十七岁时，曾作为预科生就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。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叔同先生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，李先生时任他们的音乐老师。丰子恺后来回忆道，当年他和同学们上李叔同先生的音乐课，“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：严肃，新鲜”。最初上音乐课时，预备铃声响起，以为先生总要迟到的同学们闹嚷着推门进入教室后，不由吃了一惊：只见身材高而瘦削的李叔同先生，身穿一袭整洁的黑

布马褂，早已端坐在讲台上，讲桌上齐整地放着点名册、讲义，以及授课笔记和几支粉笔。而摆放在讲台一侧的教学用钢琴，布罩已取下，琴盖已打开，琴谱已摆好。还有让同学们感到诧异的是，李叔同先生在身后两块可上下交替升降的黑板上，已把本节课所要讲授的要点及学生

应掌握的内容，清清楚楚写好了板书。丰子恺说，“他们的歌声、喊声、笑声、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，红着脸，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。”后来上音乐课，上课铃响起时，学生们早已端坐在各自位子上。“他（李叔同）站起身来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课就开始了。”

一道门槛，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致使前一秒还满是学生的一片闹嚷之声、无序之态，在下一秒就“忽然消灭”了呢？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“以门槛为界限”，进入教室的学生们一眼发现“李先生端坐着”出现在讲台上。在丰子恺眼里，李叔同宽广的前额、细长的凤眼、隆正的鼻梁，形成他既透着威严，又充满爱的表情，从而给学生们留下一种“温而厉”的印象。本来老师上课时端坐在讲台上再正常不过，而李叔同端坐在讲台上，会给人以“温而厉”的印象，想来不外是跨进教室这道门的李叔同，知道什么叫为人师表。你看，不等上课预备铃响，他先已做好预备工作，不

仅取下钢琴布罩，打开琴盖，放好琴谱，连板书也提前写好。而他端坐时既透着威严，又充满爱的表情，更让人解读到他上课前的情绪酝酿，这就像一个出色的舞台剧演员，往往会在演出前早早来到后台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开始酝酿情绪，以待一会儿上场后，更好地进入角色。这样的演员，也早已在心里“以门槛为界限”，知道自己跨入舞台这道门后的职责所在。而有无这样的“界限”意识，正是考量一个演员或教师出色与否的重要因素。所不同者，李叔同不是演员，他执教更不是在演戏；他所要做的，就是将音乐知识和它的无穷魅力，传导给莘莘学子，一如出色的舞台剧演员，将所塑造的人物魅力展示给观众一样。显然，在丰子恺看来，正因为身为老师的李叔同先生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的执念和自觉，也因此使学生们蓦地觉悟到身为学生的应有作为。

联想所及，丰子恺的观察是否也可以启示我们，任何人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大凡心里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意识的人，即使其再怎么不出挑，也绝不会至于走入歧途，更不会因此万劫不复。

陆其国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任编辑：吴南瑶

领略汉语之美

林少华

就距离感来说，遥远得好比房间里的节能灯之于天上的启明星。而木心，则像是坐在我面前的长辈，或推心置腹娓娓而谈，或引经据典点豆成兵，忽而过关斩将一骑绝尘，忽而春风满面携酒而归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我甚至感到惊奇，自己居然曾和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世间、同一时空！

是的，他不是学者，却对古今之学如数家珍；他不是教授，却一个人轻松包讲世界文学史；他走过泥路，鞋底却不沾泥；他穿过风雨，衣服却未淋湿；他见过沙尘，眸子却始终澄澈；他经历过那么多坎坷与不幸，却全然不失悲悯、优雅与从容。尤其，他以一介布衣笑傲王侯，平视所有中外巨人——确如他的夫子自道：“难得一位渺小的伟人，在肮脏的世界上，干净地活了几十年。”面对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不成为了粉丝！

我无法丈量木心的整个成就，手中的任何尺子都不够用。这里只能斗胆说两句木心的文体。木心是文体家。木心心仪鲁迅，说鲁迅是文体家。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（《秋夜》）别说一般人，就连中学语文老师也有人不解其妙，甚至觉得是废话，故弄玄虚。但木心提醒我们，此乃“天才之迸发，骤尔不可方物”。而这样的句子在木心笔下比比皆是。且看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，《上海赋》：“春江水暖女先知，每年总有第一个领头穿短袖旗袍的，露出额头一冬天的胳膊，于是全市所有的旗袍都像跌掉了袖子似的，千万条白臂膊摇曳上街……领子则高一年低一年，最高高到若有人背后招呼，必得整个身体转来……作领自毙苦不堪言。申江妖气之为烈于此可见一斑。”“喏，由春江而申江，‘作领自毙’，妙

不可言！再看和任何人情感都有关的一首小诗：“十五年前，阴凉的晨，恍恍惚惚，清晰的诀别。每夜，梦中你，梦中是你。与枕俱醒，觉得不是你，另一些人，扮演你入我梦中。哪有你，你这样好，哪有你这样你。”（《金色逃离》）你看，“与枕俱醒”，石破天惊，“哪有你这样你”，岂非“两株枣树”的投胎转世！篇幅所限，最后看木心如何巧用宋词：“区区人情历练亦三种境界耳，秦卿（秦观）一唱，尽在其中：初艾——新晴细履平沙。及壮——乱分春色到人家。垂暮——暗随流水到天涯。”（《素履之往》）驾轻就熟，得心应手，才气四溅，灵感迸发，上接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而焕然一新。

当下，由于网络语言、手机文体的大行其道，国人的语言表达与审美感受正朝着弱智方向突飞猛进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木心告诉我们汉语是多么优雅、高贵、富丽、神奇、微妙！木心尝言：“世界文化的传统中，汉语是最微妙的，汉语可以写出最好的作品来。”

何等坚定而深切的文化自信！



清波泛舟（中国画）沈舜安

门槛的界限

一道门槛，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致使前一秒还满是学生的一片闹嚷之声、无序之态，在下一秒就“忽然消灭”了呢？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“以门槛为界限”，进入教室的学生们一眼发现“李先生端坐着”出现在讲台上。在丰子恺眼里，李叔同宽广的前额、细长的凤眼、隆正的鼻梁，形成他既透着威严，又充满爱的表情，从而给学生们留下一种“温而厉”的印象。本来老师上课时端坐在讲台上再正常不过，而李叔同端坐在讲台上，会给人以“温而厉”的印象，想来不外是跨进教室这道门的李叔同，知道什么叫为人师表。你看，不等上课预备铃响，他先已做好预备工作，不

仅取下钢琴布罩，打开琴盖，放好琴谱，连板书也提前写好。而他端坐时既透着威严，又充满爱的表情，更让人解读到他上课前的情绪酝酿，这就像一个出色的舞台剧演员，往往会在演出前早早来到后台，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开始酝酿情绪，以待一会儿上场后，更好地进入角色。这样的演员，也早已在心里“以门槛为界限”，知道自己跨入舞台这道门后的职责所在。而有无这样的“界限”意识，正是考量一个演员或教师出色与否的重要因素。所不同者，李叔同不是演员，他执教更不是在演戏；他所要做的，就是将音乐知识和它的无穷魅力，传导给莘莘学子，一如出色的舞台剧演员，将所塑造的人物魅力展示给观众一样。显然，在丰子恺看来，正因为身为老师的李叔同先生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的执念和自觉，也因此使学生们蓦地觉悟到身为学生的应有作为。

联想所及，丰子恺的观察是否也可以启示我们，任何人，无论从事什么职业，大凡心里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意识的人，即使其再怎么不出挑，也绝不会至于走入歧途，更不会因此万劫不复。

陆其国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陆其国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任编辑：吴南瑶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责任编辑：吴南瑶